

新时代青海湖国家公园建设调研

——基于对青海湖鸟岛管理局采访结果的研究

姓名	学号	班级	任课教师	本人分工
齐予炫	2021011944	生 12	何建宇	组织调研，制定调研计划；撰写调研大纲，统稿整合，实践报告排版；屈永强采访
李远哲	2021011918	生 11	路子达	联络鸟岛管理局相关人员，屈永强采访稿整理，撰写报告中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
司旭	2021011917	计 11	冯务中	撰写报告中的专访三
童琳杰	2020011559	生 01	冯务中	魏启超、王师傅采访及采访稿整理；撰写报告中的专访二
吴亦乐	2020011546	生 01	何建宇	撰写报告中的专访一（何玉邦局长的采访及采访稿整理由本支队两位未报名毛概二的同学完成，经组长协调，理论上亦属于本组采访的原始材料）
是否参加校团委实践			参加系实践支队√	
调研地点	青海省 海北藏族自治州		刚察县 鸟岛 鸟岛管理局	
调研主题关键词			青海湖 鸟岛管理局 国家公园 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保护	
联系人姓名（组长姓名：齐予炫）			手机：13105982516 电邮：qi-yx21@mails.tsinghua.edu.cn	

2022 年 8 月

目录

第一部分：导言.....	3
第二部分：正文.....	3
1、专访一：管理局副局长何玉邦.....	3
2、专访二：管理局副科长魏启超和管理局司机“鸟王”王师傅.....	5
3、专访三：管理局司机屈永强师傅.....	7
第三部分：总结和展望.....	8

第一部分、导言

2022 年是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鸟岛支队”成立第 17 年。从 2006 年成立至今，每年暑假“鸟岛支队”都会在校内招募师生作为队员，一同奔赴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生态及人文调研。恰逢今年六月份青海湖正式开始创建国家公园，实践支队对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以下简称“青海湖管理局”）各层级职工进行了多次采访，希望全方位、多层次地了解管理局的运作形式，回顾多年合作间管理局发生的变化，希望能一窥青海湖生态保护事业的发展过程。

青海湖管理局于 2007 年正式成立，由青海省政府直管，主要是为了整合青海湖环湖地区的管理资源，对青海湖景区进行统一保护、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利用。与我们对接的是青海湖管理局的鸟岛分局，主要负责青海湖鸟岛、沙岛等景区的管理。在经过 2008 年管理体制改革之后，该机构从鸟岛管理处提升为鸟岛管理局，由之前青海省林业厅管辖划为青海湖管理局管辖，单位性质也因此发生了改变，从事业单位变为了行政单位。

鸟岛管理局的人员构成主要分为两部分：有编制的公务员与编外合同工。有编制的公务员中，工龄长的员工有从部队离休的专业军人，在管理局还是事业单位的时候加入；工龄短的则主要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形式进行选拔，考试通过后被分配到鸟岛管理局；这些通过考试入职的员工往往学历较高，有不少还有生态学的学科背景。编外合同工主要是通过社会招聘的形式录用，门槛较低；这部分员工来源比较复杂，部分是附近省市较有经验的司机，部分是鸟岛本地人，也有接替退休的父母职位的子女。他们作为监测员，主要承当日常监测的任务。

青海湖管理局本身属于保护机构，主要负责青海湖周边各生态环境的检测工作，根据特定物种的生活习性，在每年的几个特定时间段进行常规观测。大的综合调研主要在暑期与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开展，对整个青海湖从鸟类、普氏原羚、植物等多角度进行全面调查，由合作单位人员提供专业支持，同时管理局为其相关科研项目的开展提供条件。其他的日常观测成果主要靠与管理局合作的巡护员，他们多是当地的牧民或僧人，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管理局的检测与数据采集工作

受高原环境与长期奔波影响，管理局工作人员往往不到退休年龄便会出现健康问题，无法继续胜任，因此每月的常规检测多采取轮转制，仅部分公务员负责当月的调研，其他公务员留驻管理局工作；监测员们主要承担司机的工作，因此基本全程参与各项检测。在暑期大型综调活动中，管理局全体员工都会参与到不同的专题小组之中，与科研院所一起进行调研。今年鸟岛支队有幸参与了综合调研的全过程，我们方才有机会对鸟岛管理局的多位领导和各个专题小组的负责老师进行了一系列专访。

第二部分、正文

专访一、管理局副局长何玉邦：我在自然中享受工作，我在工作中享受自然

青海湖自然保护区是怎样运作的？其工作范围包含哪些方面，管理局和社区的关系如何协调，以及近年来景区停止开放后的经济问题，都是我们关注且缺乏深入了解的问题。

本访谈有幸采访到了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何玉邦，他于 2003 年 3 月由省林业局任命为鸟岛管理局副局长，在青海湖工作了 19 年之久，在任期内见证了青海湖的蜕变。据他的叙述，2004 年，青海湖水位下降至有史以来最低点，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相比下降了 3.78 米，按计算将在 150 年内枯竭；所幸此后至今短短 17 年，青海湖高程回升了 3.7 米，这对周边生态产生了诸多影响。水鸟作为青海湖指示物种首先做出了反应：水位回涨虽

然淹没了部分繁殖地，但盐碱植被由新的水生植物取代，资源总量增加，使水鸟种类和数量均显著增加。

管理局的工作和青海湖的水位线一起，每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推进着。何局介绍，生态管理局的业务主要集中在生态监测，科研，社区共管，科普宣教等方面。何局从 19 年的工作中总结出了“四化建设”的方针，即生态保护科研化，科研成果科普化，科普宣教多样化，资环管理社区化。其中，生态保护是基础性的。何局认为，在保护区的建设中，要做到“家底清”，“搞清山情民情社情”，监测工作必不可少，而且是长期性的。从最早的鸟类监测，到植类监测，再到 2007 年开始的一系列的生物多样性监测，这一系列监测帮助管理局持续跟进青海湖周边的生态状况变化。科学研究是下一个阶段，青海湖于 2005 年遭遇禽流感爆发，为有效应对，当时由管理局网络计算机信息中心牵头，与动物所、北京微生物研究所、武汉病毒所合作，建立了一个基于禽流感预警机制的框架协议。随后，在这 4 个初始机构的基础上，合作规模扩展到十几个研究所，对整个前期规律作了研究。2007-2008 年，通过 GPS 追踪，管理局获取了水鸟在青海湖的迁徙路线和经停地信息。病毒的研究成果被应用到肉禽的运输检测中，建立了“勤监测、早发现”的范本。随后是科普宣教方面，通过多方面监测，管理局出版有科普读物《青海湖水鸟》，《青海湖演化》等，并通过发行电子版、制作视频、撰写科普公众号的方式让大众通过更多渠道接触到这些研究成果。最后是社区共管，随着周边居民生态保护意识和积极性的提高，他们和管理局结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协管员代替管理局工作人员对青海湖周边进行更频繁和全面的巡查，方便管理局更及时应对各种情况^①。

青海湖周边环境的恢复和改善有目共睹，何局表示，周边居民环保观念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宁夏、甘肃、内蒙古和青海的普氏原羚，如今只剩下青海湖这一最后的家园。原羚是典型的滩地动物，仅在草原上活动，本极易受到人为猎杀。但自从 1995 年枪支法颁布，加之国家对野生动物保护关注度的上升，居民自觉性提高，捕杀原羚的非法行为自此绝迹。鸟岛支队到达时正是鲤鱼洄游季，据何局回忆，从前环湖地区居民习惯在这段时间捕鱼食用或出售，现在都已收敛，反而是看鱼的多，吃鱼的少了。鲤鱼的数量也有所回升。由于教科书中常提及过度放牧对草原生态的消极影响，我们有时会错误地将当地的游牧老百姓视为破坏生态的角色。何局通过和当地牧民的多年交流，发现他们多将青海湖及其周边草原视为家园和牲畜财产的生产资料，游客碾压草原的行为常会引起当地牧民的不满。青海湖同样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牧民享有 70 年使用权，牧民对分得的草场极为爱惜；加之当地的藏传佛教传统，牧民多敬天惜地，呵护神明，他们往往不会伤害当地野生动物，反而协助管理局施行了不少保护措施。

自然保护区与社区共管的运作模式，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得到了有效的实践。共管作为公共管理学领域一项解决就业问题的常见举措，在保护区的广袤土地上被赋予了更多内涵。为在当地实施社区共管措施，事先对当地民情及文化进行了充分调研。首先，青海湖环湖区域为多民族聚居地，调查显示：“由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海省 3 个藏族自治州辖地内，根据 2004 年统计数据，环湖地区总人口为 8.56 万人，属多民族居住区域，有藏族、汉族、蒙古族、回族、土族、撒拉族、满族等 12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 70%，其中藏族人数最多，约占人口总数的 68.61%。”其次，青海湖流域生态文化是在环湖各族人民繁衍生息、追求美好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文化，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当地群众爱惜野外的飞禽走兽，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形成了有益于保护和利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以上复杂的人口结构、社会环境及生活习惯，给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针对自然保护区管护范围面积大，管理人员紧缺的现状，管理局发展了一批社区协管员和牧民管护员队伍。依托他们熟悉当地物种、气候、环境的优势和爱惜当地环境的习俗，环湖周边地区的监测和保护工作得到了有力推进。在野外综合调查的路上，我们时常能看见骑着骏马来回巡逻的协管员，也在无人之地碰上对我们的车辆盘问来意的牧民管护员。他们分布在这片广阔的环湖区域，成为了管理局的眼睛和双手，

^① 详见协管员智华访谈。

让每一处草场、每一片河滩得到最妥帖的看顾。这一举措不断唤起群众对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让他们在了解管理局实际工作的同时，也和管理局形成更加融洽的合作关系。^①

本次实地考察，我们对疫情下青海湖旅游业的未来发展也颇为关注。青海湖景区于 2017 年停止对游客开放，后续政策并不明朗，我们就此询问了何局的看法。何局表示，并不排斥和禁止游客来青海湖，但是破坏性的行为将被明确禁止。青海湖国家公园起建在即，管理局也在寻求从大众旅游到生态体验的转型。鸟岛周边目前的萧条也是管理局不愿看到的，他们希望能重新通过例如观鸟大会的常规化活动重新提升鸟岛的人气，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让大众获得珍贵的生态体验。国家公园是相对于自然保护区更严格的保护，何局引用了习总书记曾提到国家公园应具有的三个方面的特性：“一个是国家代表性，二是管理可行性，三是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本性。”他想保留下这些地方，世代传承，全民共享。黄山国家森林公园提供了国家公园建设的绝佳案例，它很好地在三个功能之间做出了平衡：游憩、社区和生态保护。这与青海湖的案例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在建设青海湖国家公园的过程中，无疑正需要考虑三者的协调发展。“生态体验”则是对“游憩”的升华，使体验者在走近自然的同时，直观形象地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而唯有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进一步深谈尊重与保护自然。目前，很多发达地区的学校已经认识到自然实践对于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成长的必要性，会组织自然课程和夏令营等活动，将生态体验糅合进学生的人生体验之中。我相信，无论对生态文明还是精神文明而言，这都是莫大的给养，而国家公园提供的广阔课堂在其中的作用将不可或缺。

最后，何局也和我们聊到了他对清华大学实践支队的看法。何局首先高度评价了清华的实践支队，他说每年清华的实践支队都在青海湖进行了大量的辛勤工作，并留下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清华大学的实践支队深度参与了生态保护科研化，科研成果科普化的过程，像《南卡历险记》、《黑颈鹤成长记》等，都是往年清华支队做出的卓越科普成果。何局也谈到了对清华大学实践支队的期望，他希望这个实践支队能够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同时也希望保护区能够和实践支队合作，做出面向全社会的，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科普作品。保护区也会给实践支队最大的帮助，支持支队进入保护区的核心区，进行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实践。何局同时说到，他也希望有清华大学的同学对生态保护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学成之后参与到保护区、国家公园的建设之中，成为专业的、能力强的干部。事实上，我校的动物协会、植物协会，以及我市的北京飞羽志愿组织吸引并聚集着校内一批热爱野生生物、并有志投身自然保护事业的校友。他们中的许多均具备极为专业的动植物分类学知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建设生态文明；吸收了过去百年的西方经验，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维护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这样的行政单位，也许提供了一种结合热爱与事业的就业选择。

专访二、管理局自然保护科魏启超副科长和“鸟王”王师傅

在对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基本信息进行预调研后，我们了解到青海湖保护区自然管理局承担景区内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 2007 年开始，在各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大力支持下，连续十五年对鸟类、普氏原羚和植被进行巡护调研，形成了“四固定、三统一”的生物多样性监测规范。整理信息之后，我们认为在开展这样大型合作调研工作，以及管理局自身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如下问题：（1）管理局如何与科研院校协调并统筹各单位的职能；（2）生态保护与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融合；（3）青海湖自然保护区升级为青海湖国家公园过程中存在的转型期问题。为此，我们采访了保护区管理局自然保护科魏启超副科长与监测员王延明师傅，了解到以下信息。

^①沈秀丽,杨晓燕.依托环湖流域生态文化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社区环保共管工作的探索[J]. 柴达木开发研究,2020(06):17-21.

管理局与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模式有三种：（1）战略合作。以青海师范大学为例，管理局湿地生态定位监测研究站的站长由青海师大的陈克农老师担任，副站长由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何玉邦局长担任，青海师范大学就作为生态站的技术支撑单位；（2）协议合作。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为例，通过签订科研协议，院校在保护区管理局建立工作站点，通过义务或者非义务的方式进行青海湖水环境的调查；（3）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和陕西省动物研究所为例，通过短期合作的方式开展特定时期的定向调查。每年的成果会根据全年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后产出一个年度的检测报告。这个报告可以为生态保护提供一些科学的基础数据和方向。

进一步追问，我们发现管理局目前的短板是对检测结果的分析还停留在对种群变化、数量的分析，对植被密度的分析等等，没有进一步分析的能力，缺乏拥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队伍。从管理局的角度出发，想要补充新鲜血液，只能通过省公务员局进行统一招考，如遇员工退休或其它原因产生空编，才能有新人加入管理局的队伍；也有退伍军人转业来到管理局工作。在选拔人才时也需要有专业限制，如自然保护专业等等。而从人才的角度出发，在高原地区工作，环境条件会相对差一些，对待遇提升的需求较大。魏科告诉我们，西宁的物价不比北京的物价便宜。除了房价没法跟北京比，其他方面都很贵。而且一个人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对肺部的压力是很大的。高原工作的人基本晚年肺部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工作到 55 岁以后就有点吃不消了。年轻的人员可能多负责一些野外考察的工作。年纪大的就做一些相对轻松的工作。管理局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生态保护有成果与“按部就班”工作是主要的晋升途径。

那么管理局现有的队伍是怎么组成的呢？与另一位监测员王延明师傅交流，我们了解到管理局有在编人员，也有合同工。前者待遇相对更好一些，而王师傅属于后者，每月工资仅 3000 元左右。王师傅本人会很多技能，包括开车、开船、观鸟、认鸟、数鸟等等。像需要职业证书的技能，如开车、驾船等等，是由管理局免费提供学习机会，组织合同工学习的；而像观鸟这类的技能，则是王师傅自行跟随当时带队的中科院环志中心的老师学习的。出于对鸟类的喜爱，他很熟练地掌握了这些知识。在交流过程中，王师傅还向我们分享了他作为监测员在管理局工作的平凡生活。不出综调的时候，他们便在管理局这边做日常工作——打扫卫生、日常水电维护等等，少有机会能够回家。不过如果家里有事可以随时回去，每周五有返回西宁的通勤车辆，每周一又有前往保护区管理局的通勤车辆。像他们这样的合同工，工资待遇并不高，而青海省的物价不便宜，还需要抚养子女，经济压力较大。因此，我们也希望，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从事生态保护工作的人们能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

此外，我们也考虑到青海湖周边地区有不少藏族牧民居住，而生态保护工作涉及到对这片区域的重新规划与改造，可能会发生冲突。魏科告诉我们冲突肯定存在，比如说安装设备可能会占用他们的草场，需要向他们缴纳一定的租赁费；再比如说，陌生人突然闯到他们家的草场上肯定需要解释。牧民如果在保护区外要修一条 5m 宽的沙石路，不需要任何部门的审批，他们就可以自己修在原有的牧区里。但是如果在保护区内修路，他们有可能办不下来这个手续。普氏原羚是野生动物，如果它去牧民的草场上吃草，牧民可能会去赶这些普氏原羚。管理局目前也在做一个项目，把一些饲草料发放给当地的牧民，把这些草料往地上一撒，一段时间后就有普氏原羚来吃。这样可以尽量减少普氏原羚吃牧民牧场上的草，避免保护工作对牧民正常生活带来较大的干扰。然而，魏科也告诉我们，当地的藏族牧民有很强的生态保护意识，管理局工作人员有时候进到他们的草场，他们还会警惕地询问是否是来捕鱼、捕鸟的。部分牧民甚至自发形成类似于巡护队这样的公益性的组织，这些牧民被称为“社区共管参与制保护管理社区协管员”，他们与管理局共同合作，清理景区内的生活垃圾、检测样点周围环境的情况等，如果发现异常及时通知管理局，由管理局去处理。

随着青海湖国家公园正式获批，青海湖生态保护也将迎来新的篇章——新的行政与科研机构，相对多的财政支持和更好的物质条件。成立国家公园之后会设立青海湖国家公园研究

院，以后可能就由研究院承担这些科研监测的工作。管理局的资金来源是政府财政拨款，需要达到目标绩效才能通过；建立研究院之后，手续可能相对简化，经费可能更加充足，开展调研也会更多样化、规范化、覆盖面更广。人员工作时使用的器材在慢慢地更新，设备也在更新，居住环境也有所改善。王延明师傅告诉我们，从前的部队上的双筒望远镜比较笨重，携带和安装都不太方便；现在已经用上了小巧而清晰的双筒望远镜，单筒望远镜也使用的是施华洛世奇的顶级设备。他刚来的时候十几个人住一间，现在是一人一间宿舍，还有健身房和台球，有厨房可以自己做饭。青海湖周边夏季凉爽，但冬季很冷，好在现在每间宿舍也配有空调用于冬季制热。

当然，在转型过程中也会面临诸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原先保护区分三个区，叫实验区、缓冲区、核心区；国家公园只划两个区，一般控制区和核心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就是所谓原生态，不去过多地人为干预。而一般控制区可以允许适当的人为活动，或者说开发利用，可以开展生态旅游，或者基础性的设施的建设。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些区域界限相对模糊，有的区域突然终止了商业活动导致商户需在短期内承受较大经济压力，另一些区域仍然允许游客出入，甚至存在私开通道的情况。魏科告诉我们，由于管理局并没有行政处罚权，对于不当行为的处理能力有限。而对于转型后如何开发利用景区的问题，也许能借鉴“生态旅游”的思路。根据魏科的说法，生态旅游跟大众旅游的区别，就在于不是单纯的吃喝玩乐。大众旅游是吃在景点、喝在景点、玩在景点、住在景点。生态旅游是比如说某个区域可以允许观光、欣赏、拍照打卡，但是吃住行依托景区周边的乡镇。这样让游客带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生态旅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是科普宣传，原先可能是大众过来纯粹旅游，但是现在通过宣教可以提高公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这种方式将旅游和旅游所带来的污染分离开来。这样的话景区内就不再有废水，可能就是一些生活垃圾，同时旅游中的消费依托乡镇，也带动了乡镇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实地考察与采访之后，我们认为：（1）管理局在生态保护上的职能主要还是提供一个平台，维持基本的数据监测和整合，但更专业的技术支撑还要依赖科研院校。目前没有开展进一步的合作与深入分析的主要原因还是人才短缺与财政支持不足，人才问题又与管理局工作的待遇相关，而待遇能否提升关键在于生态保护项目能否得到进一步的财政支持，这些情况有望在保护区升级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后得到改善；（2）在生态保护中，与当地居民的冲突不是主要矛盾，管理局与当地居民更多的是为生态保护的目标共同合作；（3）在实践中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需要不断摸索。景区在前期转型中可能存在一刀切的情况（突然关闭景区、过渡措施缺乏导致景区原有商户短期内经济压力较大），而目前提出的“生态旅游”概念可能为成功转型提供有效的思路。

专访三、管理局监测员屈永强师傅

今年，我们通过前期调研了解到，从职责上来看，青海湖鸟岛管理局是一个保护机构；从学科能力来看，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大多为非专业人员，而由于青海湖生态保护工作会覆盖到生态学、动植物学、遥感监测等多专业、跨学科的知识，因此在此基础上，我们希望一方面了解管理局的人员构成以及工作架构，另一方面了解管理局工作人员从事青海湖生态保护工作的缘由、工作待遇以及生态保护的理念和知识水平。为此，在支队参与保护区植被调研的过程中，我们采访了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随行协管员屈永强师傅。

屈永强师傅在管理局参与生态保护工作长达 20 余年，他对保护区的发展和生态保护工作有着深厚的理解和经验。关于管理局的架构和工作对接，屈师傅讲到，管理局招收到的人员以非学术人士居多，对于生态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掌握程度尚不足以完成科研工作。因此，在青海湖的生态科研工作多由管理局和高校或科研机构的专家合作完成。鸟岛管理局正式成立以后，管理局也成为了中科院的联合基地，与中科院十余个研究院所都达成了合作协议。他表示，管理局并不是一个科研机构，在本次综合调研中，管理局就负责了与各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对接，设施设备、场地支持等工作，根据工作需要派出包括屈师傅在内的数名管理局人员进行协助。

提到来到青海湖管理局工作的契机，他表示，由于过去的司机工作单调乏味，于是，抱着闯荡一番的心态，他便来到了青海湖管理处。起初，刚来到青海湖的他专业知识一窍不通，除了本职工作做司机以外，剩下的就是做一些打下手的工作。慢慢地，由于他在工作中能够接触到许多科研所的专家学者，加上长期野外工作的经验，他学习了很多生态学和动植物分类学的知识。例如，他会阅读一些老师们留下的植物学专业书籍，也会在每次野外调查前浏览往年的数据。提到专业知识的难度问题，屈师傅说，有些专业名词和图谱确实难以理解，但对于日常的生态调查而言（以植被调查为例），他学到的知识已经足以完成多数高原植物种类鉴定以及生态学统计等工作了。重要的是，屈师傅提到，学习这些知识主要是出于兴趣，出于个人喜欢，并非升职需要。从与屈师傅的交流中，我们发现，总体来看，鸟岛的基层工作人员掌握的生态学、动植物学等知识主要是其主动跟随调查组成员现场学习得到的，鸟岛管理局并没有对此有硬性要求，也不会对自学动植物学的基层工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

总体而言，屈师傅十分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虽然只有小学学历，他也一直在通过学习尽可能地去参与到实际的生态保护工作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已经称得上是一位生态“土专家”了。不过，当谈到单位的体制和待遇，他也坦言，自己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工资偏低，管理局总体待遇一般。屈师傅作为一名管理局的基层工作人员，坚守岗位 20 余年，积极投身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工作，不断提升自我能力和知识水平，为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贡献了自己一份力量。

第三部分、总结与展望

根据以上采访，我们从不同站位系统了解了管理局的工作情况。毋庸置疑，青海湖如今生态环境的改善离不开管理局这些热爱自然、甘于奉献的人的辛勤付出。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继往开来，正在以昂扬的姿态迎接新的机遇——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

国家公园是相对于自然保护区更严格的保护，主要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国家代表性、管理可行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本性。如何解决相关问题，使得这三个特点得到充分的彰显，我们在访谈过程中亦有一些自己的认识与思考。

在国家代表性上，我国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仍存在级别较低的情况。在已试点的十个国家公园中，仅有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属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垂直管理，其他仍属当地省政府直管。对于即将建成的青海湖国家公园而言，其上级机构依旧是青海省政府。此前青海省已有三江源国家公园进入体制试点，两个国家公园的同时建设对地方财政也是一种压力。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由于近年青海湖涨水，鸟岛上很多之前修建的基础设施都被埋水下，重新维修的费用需以亿为单位计算，管理局目前的薪资待遇在当地市县中亦算不上优越，更谈不上解决这些建设费用。如何在建设起国家公园后维持长效资金支持，这是国家公园建设中仍待解决的问题。

在管理可行性上，管理局也存在职能分配不均衡等问题。管理局各级员工共二十多位，其中有公务员编制的仅十六位，编制岗位中亦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关学科的专业背景，很多都是经过调动来到管理局的，缺乏工作经验；与之相对的，承担司机工作的监护员们往往工作数十年，对当地各物种及相关工作颇为了解，称得上是管理局的“土专家”，但受职位限制，这些职工缺乏提升待遇的渠道，也往往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管理局的工作被迫局限于数据采集与资源调查等简单工作，科研项目多与其他机构合作完成。在访谈过程中，领导们提到要建设青海湖研究院，用于进一步的科研探索，这有赖于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以专业化为导向，尽快解决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编制不足等问题。不少编内人员也对国家公园建成后自己的工作调动有所忧虑，担心会被分配到自己不熟悉的其他下属管

理局，如何平衡国家公园的统一管理与各分局的具体管理，这也是国家公园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鸟岛支队近几年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切身体会到了景区关闭对民众生活的影响。随着游客的减少，镇上不少餐厅和宾馆都人去楼空，很多从事旅游业的当地居民都经历了收入锐减的阵痛。目前的国家公园管控区主要分为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自然生态系统保存最完整、核心资源集中分布或者生态脆弱需要休养生息的地域纳入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同时，青海湖由于迁徙鸟或洄游野生动物众多，还需根据其活动规律与保护需求划一定范围的季节性核心保护区，规定严格管控的时限与范围。经过我们的实地调查，青海湖鸟岛、沙岛核心区域已无人干预，但青海湖周边的草场和滩地依旧有大量游人和牧民。当普氏原羚面对牧民划分草场所用的铁丝网，洄游的青海湟鱼面对人工堤坝，育幼的棕头鸥面对投喂食物的游客……这些人与自然的矛盾依旧没有完全解决。国家公园建立后，势必要实行更严格的管理体制。如何在保障自然资源完整性、原真性的同时为当地居民创收留下窗口，这考验着国家公园管理者们的智慧。

尽管存在一些资金和组织上的问题，我们依然对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建成充满向往，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也有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历史传统。通过本次访谈，我们系统了解了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的历史蜕变，深入参与了管理局的调研工作，也对生态保护有了更多样的理解认识。希望通过各方的不懈努力，青海湖能更好地建成国家公园，守护好这份独属于我们的湖光山色！